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彭公案

(二)



名著
恒久远

代代
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第2辑〕

彭 公 案

(第二册)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彭
公
案

清·貪夢道人

第 74 回

扮阴曹夜审花得雨 送审信钦差访贼人

话说彭公叫人传保安同知，三班人役，要审问花得雨。早有同知法福理带三班人役来参见彭公。

彭公说：“贵府，你且听候本部院细审贼人。”又对蔡广、欧阳德说：“二位义士，听我审问花得雨。”

彭公当中坐定，左边蔡广、欧阳德；右边张耀宗、法福理；下边三班人役；高源、刘芳、徐胜三人站在大人身后。吩咐先带上他的家人，花瑞、花升、花祥、花茂，四个人上来跪下。彭公看了看，问了姓名，彭公说：“花瑞，你是一个当奴才的，我也不怪罪于你。你家主人一身所作所为的事，只要你说了实话，我施恩于你，放你回去。你主人花得雨他家窝聚大盗，你可知道？你若不说实话，我就严刑治你。我还要重办你四个人。哪个先说实话，哪个算是好人，我就放你等回去。”

花瑞被彭公这一番言语，说得默默无言。自己心中说，有心不招这件事，犯在当官，我无故受些官刑，实在犯不上。想罢，说：“大人开恩，我家主人一生爱练武，先雇了个护院的人，名叫花面太岁李通，后来又来了青毛狮子吴太山等。这些人全是河南紫金山的人。住在我主人家内，可不出去偷盗。无事与我主人一处练习，我说的并无虚话。”

彭公点了点头说：“花瑞，你主人为什么谋杀刘凤岐之妻身死？你必知情。”

花瑞说：“我在外院看门房，这事是我们总管花珍珠与花茂他二人所办。”

彭公说：“花茂，你家主人谋人妻女，你从实说来！”

花茂说：“大人要问，只因我家主人于三月初七日上坟，回头走至保安东街口，见路北有随墙板门，门外站定一个妇人，有二旬左右，长得十分美貌，眉眼另有一团风流。我主人问花珍珠，这是谁家妇人。花珍珠说，是刘妈妈的儿媳妇。刘妈妈会收生，常往小人家去。又问刘妈妈的儿子作什么。花珍珠说，作粮行生理，在昌平州作生意。我主人回至家中，叫花珍珠想主意，要弄这妇人到手。花珍珠献了一条计策，他说定个日子，接刘妈妈给他媳妇收生，来至此处。他说我也不离左右。他知道刘家没有男人看家，就是刘妈妈儿媳妇一人，夜晚派些人去抢来。一个妇人家多给她些衣服、金银首饰，也就安住她的心了，那妇人也不能走。次日再放刘妈妈回去，就说闹胎，还须等几天。我主人就依着他的主意，全办好了。就派我带吴太山、李通，并带有二十余名打手，各带枪刀，到刘家门首，把大门打开进去，将房门也打开，见那妇人尚未睡觉，被我众人抢上轿去，抬到我们庄中大门之内。放下轿一看，可不好了，一打开轿帘，瞧见那妇人脖项上插定一把钢剪子，吓得我主人也无主意。还是李通他出的主意，叫人将原抬的轿子别动，连死尸抬回，还送在他家内，装一个不知道就完了。我等又把那妇人送到他家去。这是一往的实话，只求大人开恩。此事全是我家主人的事，他是不怕死的，实不与小人相干。”

彭公说：“带李通上来，与花茂对词。”

李通身受重伤，也不强辩，均已承认。彭公又把那九个庄兵带来问了名字，说：“你们是花得雨的什么人。”

庄兵说：“均是雇工。”

彭公一拍惊堂木说：“胡说！既是雇工，为什么与官兵动手？”

内中有一名叫王霸，说：“我们实不知道，只听说有了贼啦，

我们要知道有官兵到，小人那敢与官兵动手。”

彭公说：“你家主人，共雇了多少人工？”

王霸说：“共有二百三十余名。”

彭公说：“带下去交法福理看押。”吩咐带上花得雨来。

两边一喊堂，便把花得雨带至大人公位以前。两旁人役说：“跪下！”

花得雨一笑说：“彭朋，你叫我跪下，我一不犯国法，二不
打官司。你带一伙强盗，到处指官诈骗，诈我资财，咱们这里也
完不了，有地方官和你说去。咱们到那都察院，打一场官司去。”

彭公听罢，说：“花得雨，你谋奸杀命，窝聚强盗，夜内移
尸，凌辱钦差，拒捕官兵，你的脑袋还有吗？你还装作好人，今
见本部院，目无官长，咆哮公堂。来人，着实先打他八十大板。”

两旁人把花得雨拉下去，打了八十大板，打得他鲜血直流。
打完子，彭公说：“带上来。”

花得雨说：“好打，好打。”

彭公说：“你还不招吗？”

花得雨一语不发，只气得面皮发青。彭公看罢，心中想了一
会，随吩咐带下去，叫高源过来附耳，如此如此办理。

高源叫刘芳、蔡广、徐胜等一同下去。高源叫法福理附耳过
来，说了几句话，将手下人看押花得雨，另收在公房之内。

花得雨连痛带气，迷迷糊糊睡着了。有五六个时刻，他一睁
眼，黑暗暗不见有人，正自狐疑，忽见进来两个人，头一个是古
来的打扮：头戴缨绦帽，青布靠衫，腰系皮廷带，足下青布靴
子。一个手提绿纸灯笼，手拿铁链，那一个手拿一面小牌，上写
着追魂取命。一个黑脸膛，一个白脸膛，说：“花得雨，你跟我
二人走吧，现有冤魂把你告下来了，我二人是本处城隍司的官
人。”说罢，抖铁链把花得雨锁上，带他往外就走。只见黑暗暗、
凄惨惨、阴风阵阵寒。拐弯抹角，见前面一座大殿，抱柱之上有

字写的是：

阳世英雄伤天害理都有你

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

横有四字，是“你可来了”

进殿一看，所点之灯，都是昏惨惨，灯光皆是绿的。当中有一公位，坐定森罗天子。头戴五龙盘珠冠，龙头朝前，龙尾朝后；身穿袞龙袍，上绣龙翻身，蟒探爪，攢五云，把海水闹，片锦鳞，起灵芝草，毒山永固，一件的赭黄袍；腰中系紧横腰带，八宝白翡碧起光毫，富贵高升玉带一条；足下篆底官靴。面如黑漆，一部花白胡须。左边是判官，头戴软翅乌纱帽，绿绸蟒袍，足下官靴。并有牛头和马面，两旁皂役人等。方一进殿，迎面有一个戴乌纱帽，身穿红蟒袍玉带官靴的，他带着一个女鬼往东去了。又回头说：

“花得雨的灵魂带到，今有刘凤岐之妻周氏被你谋害身死。”

“带花得雨上来，跪下。”

两旁一喊堂，便说：“跪下！”

上面阎王说：“来，把生死簿拿我看。”

判官立时呈上一本帐簿。阎王说：“花得雨，你欺心胆大，倚势欺人，你岂不知善报恶报，早报晚报，终然有报。你谋人妻女，所作的事，还不实说吗？等我将你上油锅炸你说呀！”

花得雨一听，心中知道已死在地府阴曹，不说也无用了。他就把与花珍珠定计，抢刘凤岐之妻，周氏自刺身死；移尸之故，又从头说了一遍，写了供底，花得雨亲手画了押呈上去。

忽然背后过来一个人，正是高通海，说：“花得雨，你今还往哪里躲避，我是不能饶了你的，你也说了真情实话，你还要怎么样赖供呀！”

把灯重新改换，一看众人，都是穿的唱戏的衣服。扮阎王的是蔡广，扮判官的是徐胜，招房是张耀宗，扮女鬼是戏班内唱小

旦的。这都是彭公授计法福理这样办理。保安同知法福理他是旗官，这里有一份戏箱，存放那里，故借这公馆东边关圣帝君庙内，作为问案之所。今已审问花得雨不法之事，均已招认，重新带他去见彭公。

彭公问这案，要是行文上宪，又耽延几十天的功夫，总要与民除害为是。命将众人犯等带下去看押。次日天明起来，彭公吩咐把被告牌抬出去，准有人告花得雨。这信一传出去，就有居民人等喊冤，告花得雨霸占房屋地土，抢掳少妇长女之案。有七张呈状，彭公各问了口供，俱皆叫进来说：“明日我办花得雨。”即派官人押着罪犯，所有告状的人，将被抢妇女对明，并将田产各归本主。

彭公递了一件摺子，奏明花得雨所为之恶。旨意下，将花得雨即行就地正法。李通等俱斩首示众。彭公钦赐剪恶安良字样，同知法福理地面不清，革职留任。高源、刘芳、徐胜记大功一次。这上谕一下，彭公派法福理监斩，在保安西门外，枭首示众。

彭公将事办理完毕，忽听外边差人来报，说：“有一个姓张的来求见大人，他来报有机密的事。”

彭公派高源出去，看是何人。高源出去，看是山东一带有名的凤凰张七，即张茂隆。连忙请安说：“叔父，你老人家从哪里来？”

张茂隆说：“我听人传言说，赛毛遂杨香武出家，当了老道啦，我找我徒弟朱光祖、万君兆，顺便看几位朋友。我今听说一件机密大事，特为前来见大人告禀。”

高源同他进来，给大人请了安。彭公一看那张茂隆，年过花甲，五官端正。彭公说：“义士请坐。”

张七说：“大人在此，草民万不敢坐。”

彭公说：“此处并非公堂之上，坐也无妨，义士从何处来

的？”

张茂隆说：“草民素知大人为人忠正，我才来此送信，我要知道不来，心中不安。我要说，大人把左右暂退出去，恐走漏消息。”

彭公说：“无妨，都是我的心腹人。”

欧阳德与蔡广也在这里说：“请张义士说也无妨。”

凤凰张七说出一些话来，吓得众人魂胆皆惊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75 回

彭钦差私行改扮 假仙姑舍药跳神

话说那凤凰张七，他来至大人的公馆内，见了彭公，说：“今我在漾墩地方听人传言，青毛狮子吴太山、并獬豸武峰二人邀请天下各路豪杰，替金翅大鹏周应龙报仇雪恨，拦轿行刺彭公，或明或暗，各自均要留神。草民就此告辞了。”彭公说：“义士，你来送信，定无虚言，我此处查办大同，义士跟我前去，我绝不亏负于你。”张茂隆说：“吾恩兄是黄三太，病体沉重，我意欲上绍兴府前去探望。在路上顺便找我徒弟八臂哪吒万君兆和赛时迁朱光祖他二人。我实不能跟大人前往。”

彭公说：“既不能跟我前往，我也不强留你。”于是叫彭兴取八两纹银路费，送与义士收纳。兴儿取来，交给凤凰张七，张茂隆接过来说：“谢大人厚赐，我要告辞去了。”彭公叫高、刘、徐三人，将他送出公馆。

彭公问欧阳德说：“义士，此事应该如何呢？”

欧阳德说：“大人不必为难，你带徐胜、高源、刘芳三人骑马便行，吾坐着大人的轿，叫张耀宗的车子也跟在轿后，按站行程。如有人动作，吾先拿那混帐王八羔子。大人也不可离远，只要拿住几个，就镇住他们了。”彭公说：“也好。”

张耀宗到南店算还饭钱，一同起身。欧阳德坐上大轿，他等跟在后面，轿马车夫人等起行。合城文武官员送钦差不提。

彭公起身，身穿便服，带高源、刘芳、徐胜三人保护，出了保安城。天气甚好，绿树荫浓，青山迎面，道路崎岖。彭公在马上说：“我自过居庸关以来，所见另有一番景色。”徐胜说：“天

气甚好，出了山口就好了。”彭公在马上热不可言。往前一看，都是一片荒山，并无树木。口中又是干渴，回头说：“高源，你看前边哪里有歇凉之处，可以买杯茶吃？”高源说：“再往前走几里路，就有歇凉之处。”

彭公紧紧催马，绕过山弯，见前面有人，男女不少，手中拿着香，仿佛烧香上庙赶会的样子。前面不远，有一个村庄，树木森森，人烟稠密。彭公进了南村口，听那行路之人说：“天有正午，娘娘该升座了，咱们快走罢！”彭公往前走了不远，见街西有一座野茶馆，字号是别墅山庄，挂着茶牌子，是雨前毛尖、武夷六安等名目。彭公下马，高源等三人也下了马，把马拴在一处，进了茶馆，要了一壶茶。

只见从外面进来一个人，身挎香袋，年有三旬以外，庄农人打扮，坐在那彭公四人一处，说：“四位喝茶啦！”徐胜说：“你要往哪里烧香去？”那人说：“我们这村叫鸡鸣驿，这村西头有个天仙圣母娘娘庙，这个庙内原先有一个道士叫贾玄真，因得病身死。最近又有一位活佛娘娘显圣，在此舍药。无论是哪里人，都来烧香，她也知道姓名。你四位贵姓啦？”

徐胜说：“我姓徐，那位姓十，那位姓刘，那位姓高。”那人给了茶钱去了。

徐胜说：“这件事，又是妖言惑众，那有活神仙之理呢？”跑堂的过来斟水，徐胜说：“你们这里有一位活娘娘啊？”跑堂的说：“我们这里有一位九圣仙姑娘，她是贾玄真老道的表妹。她说是九圣娘娘降世，济困扶危，舍药治病。每逢三六九日，在此舍药济人。初一十五日，远近村人全来烧香。今日是五月十三日，你们去看热闹吧！”那跑堂的说完了。

徐胜说：“这可是新鲜之事。依我之见，咱们找店住下，我去访访这段事情。”彭公看那北边路东有一座客店，字号是三元客店。彭公说：“你与高源二人去访查明白，禀我知道，我与刘

芳住在客店，等候你二人。”徐胜说：“三元客店见。我二人去也。莫若你老人家也去逛逛如何？”彭公说：“我去也不便，还有四匹马，没人看守，也不成啦！你等去吧！”

徐胜站起身来，同高源一直往西去了。走了有半里之遥，见买卖人烟不少，医卜星相，甚是热闹。路北一座天仙娘娘庙。徐胜等进了山门，见正北大殿，东西各有配殿三间。正北大殿大龛上，挂黄云缎幔帐，头前供桌上摆着五供一堂。正北设着莲花座，并无佛像。两边烧香的人等候，齐说：“娘娘驾到了！”

只见外面四对黄旗引路，一乘四人小轿，轿内坐着一位娘娘，后跟仆妇二人。抬至殿前住轿，那两个仆妇搀着娘娘下轿。徐胜看那娘娘，年可十八九岁，头戴珠冠，身穿蓝绸衫，周身绣团花，西湖色百摺宫裙。足下金莲二寸有余，大红缎宫鞋，面如桃花，柳眉杏眼，朱唇皓齿，真是梨花面，杏蕊腮，瑶池仙子下降，月殿嫦娥临凡。美貌标致，令人可爱。怎见得？有赞为证：

见佳人，天然秀，不比寻常。乌云俏挽堆了髻，黑真真长就未擦油。眉儿弯，春山秀，杏子眼，把情儿露。鼻梁端正，樱桃口，耳坠金环罩玉钩。穿一件，蓝绸衫，翠挽袖，内衬罗衫娄外娄。百摺宫裙金莲露，端又正，尖又瘦，看看好象不会走，行动又如风点头。心儿秀，性儿秀，美天仙，平地扭。嫦娥见，也害羞。真正是美貌丰姿、体态温柔。

徐胜、高源二人，一见这娘娘这样打扮，就知不是好人，透些风流俊俏，美貌无比。只见她升了大殿公座，两个仆妇站在两旁，有两个女童站在两边。见烧香之人齐到殿前说：“愿娘娘万寿无疆！”烧香叩头求药的人不少。忽见有一少年人进来，年有十七八岁，面如满月，眉清目秀。身穿两截罗汉衫，内衬白锦绸裤褂，西湖色春罗套裤，白袜云鞋，手举高香，跪在娘娘驾前，说：“娘娘在上，弟子景耀文，因母亲病重，求神护佑赏赐仙丹，给我母亲治病。弟子必烧香还愿。”那娘娘微睁杏眼，一看说：

“原来是景耀文，你来讨药，娘娘念你一片虔诚之心，赐你金丹一粒。”一回手，从囊中取出一粒药来，交给仆妇。仆妇下来说：“公子，你跟我来取药。”说完往那少年之人鼻孔一摸，那少年之人立刻跟仆妇往西院去了。高源看着，透着一些怪异，不由得心中一动。

这时，忽见从外边进来一人，年在三旬以上，身穿紫花布裤褂，白袜青靴，面皮透紫，紫中透黑，粗眉圆眼。跪在那个娘娘驾前，说：“娘娘救我！我姓王行二，绰号人称小刀子王二。今年我三十一岁，并未成过家，浑身酸懒，求娘娘可怜可怜我吧！”那些个烧香的男女老少一听，无不惊异。只听那娘娘说：“王二，你的来意我也知道。来人，给他一块药，吃了就好了。”那仆妇下去，给了王二一块药吃。王二一发愣，那仆妇一拉他站起来，往西院内去了。

徐胜说：“这娘娘她本是一个活人，如何是神仙呢？我去问她就是。”想罢，上前说：“娘娘我是远方之人，听人说娘娘显圣，我有些不信。我要看看娘娘怎样灵验，求娘娘说我是哪里人氏，姓什么叫什么，我才佩服。”

那娘娘一看徐胜，不由杏眼含情，香腮带笑，说：“你的来意，我也知道。你不相信我，我也不恼怒于你。你姓徐，是过路的，不必生事，你去吧！”这句话说得徐胜一言不发，心中暗为佩服。

书中交代，她既是肉体之人，如何知道徐胜名姓？这是徐胜在茶馆之中与烧香的人说闲话，走漏了名姓。那烧香的人就是他们一伙的，专在庙的附近，看有形迹可疑的人，他就过去访问名姓，共有十数个人，都替娘娘办事。暗探明白，回去告诉她。天有过午，烧香的人不断。至日色平西，娘娘起驾下座，仆妇扶着上轿，立刻出庙，就在西边路北，另有一座院落。高源、徐胜跟到门首，见娘娘进了大门，二人才回三元客店。在上房见大人，

细说方才之事。彭公说：“这是妖妇，煽惑本处平民，地面官应该办她。”徐胜说：“大人，我吃完了饭前去打听她夜内做何事故。此事关乎地面，我要细访真情。”彭公说：“也好。”四位吃了饭，高、刘二人保护大人，徐胜带短链铜锤，立刻出了客店。

天不到初更之时，他飞身上房，至庙西边那所院落，从西北进去，看里面有三十余间房屋，他至西院，瞧那北上房是满装修、前出廊、后出檐的房屋。屋内灯火摇摇。徐胜见东西都有配房，屋内也有灯光。他跳下房来，在窗户外用舌尖湿破窗纸，望里看。那东里间是两间明着，上挂四个纱灯，各点蜡烛。北墙东边，四只皮箱。西边条案上有烛台一个。东边椅子上坐着就是那位娘娘，靠南窗户是大床，床上摆着小炕桌一张，上摆六碗菜，一壶酒，两份杯箸。两边有三十多岁两个老妈。只听那娘娘说：“我今日很烦，把我的衣服拿来，我换换。”那仆妇立刻把东边箱子内的包袱取来，放在她面前床上。她脱了盖绸衫、衬衫、裙子，换了一件银红色女褂，周身镶着寸边条子，腰中系一条红色汗巾，品蓝绸中衣，红缎花鞋。头上珠冠摘去，竟显得黑发真真的乌云！梳着盘龙丫髻，上插几根真金簪环，斜插一朵粉红海棠花，更显美艳。她换了衣服，叫仆妇将衣服拿了过去，说：“给我拿茶来。”

那仆妇就送上茶来。那娘娘喝了几口，说：“你们去把那姓景的给我带来，我要亲身请他喝酒。”那老妈答应出去。徐胜飞身上房，施展珍珠倒卷帘的架式，隐身藏于屋檐下。见那使唤老妈进了西厢房，把白日烧香求药的那位少年给领进上房，迷迷糊糊的，也认不出人来，楞呵呵的，坐在床上。

那娘娘先掏出一个药瓶儿，倒出药来，往那少年之人鼻孔一抹。那景耀文一睁眼，他说：“这是哪里？你快说！”那仆妇说：“你不必嚷的，我们娘娘与你有一段天缘，你不可错过。”那娘娘说：“景耀文，你瞧，我是王母之女，如今临凡，与你有一段金

玉良缘，该当你我今日夫妇配合。我见你来，也是天缘凑巧。你喝两杯酒吧，我也陪你两杯。”

那景耀文说：“我是因母病才来求药，你们用什么诡计诓我来此？快送我回去！不然我要嚷啦！你们胡说，哪有娘娘还要男人的道理！”那娘娘说：“你好不明白，人生在世上，夫妇是人生之大道。你说神仙是无有男人的，那玉皇为什么还有王母娘娘呢？还生了几个仙女。你要从我，咱们两个喝酒吃饭，然后安歇睡觉，明天我送你归家，给你母亲治病。要不依我，我先杀了你！你也不能救你母亲，你也不能回家去了。你好糊涂。你看我哪一样长得不好，你只管说。我与你为夫妇，也不亏你。”徐胜一听，这厮她太不要脸，定不是好人！我进去拿她！

不知怎样拿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76 回

粉金刚夜探迷人馆 九花娘见色起淫心

话说粉面金刚徐胜，站在房檐上，听见屋内那娘娘百般哄那少年之人。那景耀文并不依从。徐胜正要进去，又怕莽撞，不免我看她一个水落石出就是。

书中交待，这娘娘原是靠山庄的人。在家姓桑，她父亲早丧，母刁氏生她兄妹三人。她两个兄长，一名桑仲，一名桑义，练得一身好武艺，在绿林中为业。她乳名叫九花娘，自幼年七八岁时，有一个跑马戏的张妈妈爱她好，认为干女儿，传她一身好武艺。张妈妈死后，她又跟哥哥练拳脚。后来许配一个保镖的，姓何名必显，由十六岁过门，又跟男人学了些枪刀棍棒。其性妖淫，一夜无男人陪伴，她如度一年。过门未得一年，她丈夫得了一宗虚弱之病死了。她无有公婆管教，时常招些男人。性情又不长，也无无论什么男子，在一处过了一个月，就够了。她够了，稍不开心就杀了。自己又有一身本领。她长在绿林，与贼人混在一处。去年才十八岁，就已杀了有二十条人命。她有一个远亲表兄，姓贾名玄真，在鸡鸣驿天仙娘娘的庙内出家。她时常来庙中住着，贾玄真与她通奸，也得此病死了。她在这庙中托言顶神看病，也长有绿林人来往。她认识的奸夫常来这里住。她以娘娘下降为名，为是招些男女来。她曾受异人传授迷魂药，有一条手帕，名曰五彩迷魂帕。她用药迷住那标致少年带在这院内，晚间追欢取乐。这院别人叫迷人馆，她把那男子害得也多了。每夜要用两个，方趁她心怀。

今夜把景耀文带至这里，她百般献勤，蜜语甘言，那景耀文

一概不懂。她不由心中不悦，用迷魂药往他鼻孔中一抹，将那景耀文迷过去，不省人事，叫仆妇带他上外边去，把那小刀王二带过来。

仆妇去不多时，带进一个穿紫花布裤褂的来，坐在椅子上。那九花娘把解药给那王二抹在鼻孔之中，片刻就明白过来。那王二本是一个土匪，听人传言说九花娘离了男人不成，他才至庙中找九花娘戏耍。现在苏醒过来，他立刻睁眼一看，屋内灯光闪烁，九花娘便装打扮，更显姿容秀美。他连忙跪在就地：“求娘娘开恩救我！我是一片诚心前来，求娘娘救我！”说着话，就伸过手去，摸九花娘的金莲。九花娘假装好人，一掌打在王二的脸上，说：“好不识时务的东西！这里来撒野来了！”

王二笑嘻嘻的，说：“多谢娘娘赏我一个嘴巴，再打一下，我连肉都麻了。”九花娘一听，也笑了，说：“你这无赖，起来，看你人长得粗率，倒还会说话。”那小刀子王二起来，坐在床上，那仆妇人等把酒斟上，说：“二位喝酒吧！”那王二眼都直了，往前一伸手，拉住九花娘的手腕，他说：“娘娘，先别喝酒，先赐我片刻之欢！”九花娘娘说：“你先别忙。”

正在说话之际，忽听外边房上有人说：“老九，叫你受等了！我一步来迟，先罚我三杯吧！”说罢，从外面进来一人，年有二十五六岁，身穿蓝绸子裤褂，足蹬青缎子抓地虎靴子，手提小包袱，白净面皮，人物俊品。这人乃是河南紫金山金翅大鹏周应龙的余党，姓韩名山，绰号人称玉美人。他因官兵在紫金山拿了周应龙，他自己漏网至此处避难。由二月认识九花娘，二人见面，心意相投，如鱼得水，并无半点的不好之处。见三月间，九花娘就逆了韩山了，韩山要管住她不准再交别人。九花娘如何肯听？无事之时，九花娘常往各处散逛，有认识的男子，就住几天才回来，韩山也无法治她。今日韩山是从张家口来的。方一到院中，就听见屋内有人说话，正是九花娘与一男子吃酒调戏。韩山说：